

盛大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柳暗花溟◎著

驱魔人

第三季

无间永生

死亡只是开始……

她是一名不怎么合格的律师，胆小如鼠却嫉恶如仇，八字很轻但很有佛缘，他是一间小酒吧的老板，外表温柔热情，内心却冷漠疏离，有天生的通灵能力却自我封印，不愿介入灵异事件，一件诡异的血案使他们不得不携手共同面对……

新世界出版社

柳暗花溟 / 著

驱魔人

[第三季]

无间永生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驱魔人·第3季 / 柳暗花溟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80228-371-8

I. 驱... II. 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9580 号

驱魔人·第3季

作 者: 柳暗花溟

策划编辑: 田 杨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李 林

装帧设计: 陋室铭

封面绘图: 刘 芳

内文制作: 尚 思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 印 张: 18.25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371-8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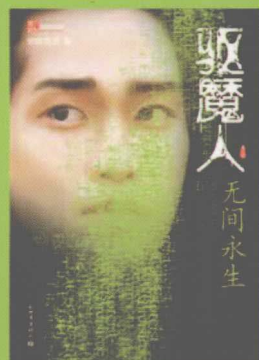
Exorcist



《驱魔人第一季你是谁?》



《驱魔人第二季迷城》



《驱魔人第三季无间永生》

策划编辑：田杨
责任编辑：吕晖 李林
封面绘图：刘芳

陋室铭 装帧设计
010-84626669

● 引子 001

● 第一章 夜归人神秘女子 003

● 第二章 失踪的小孩 025

● 第三章 五行禁法 065

● 第四章 恐怖的荷花缸 087

目录

CONTENTS

● 第五章 软弱的权利 137

● 第六章 无边的痛苦思念 169

● 第七章 必死的理由 195

● 第八章 来客 221

● 第九章 父子对决 243

● 第十章 阮瞻的生死之门 259

引子

棺材里没有父亲的尸体，只有一把水晶刀，半尺长，锋利而有灵气，质地纯净得世间罕有，肉眼很难辨别出刀的形体。阮瞻瞬间就明白，这刀就是在红色幻觉中，那个看不见脸的人给他父亲的东西。可他父亲去了哪里？是死后被盗尸，还是真的没有死？他有什么目的？这把刀是他留给自己的，还是无意间失落？为什么当年他从没有在父亲的身上见过这把奇怪的刀？这一切都是谜，他要解开它们，不管他的“逢三之难”能否度过，他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！

第一章 夜归人神秘女子

“阮瞻阮老板是我表哥。”包大同的脸上挂着活泼讨喜的笑容，对着一大群女客散发名片，“这是我新开的公司，各位美女有空来捧场啊。”

“耶，还有这种公司啊，这倒新鲜。”一个穿着露腰露腿衣服的热辣女孩娇笑道。

包大同看着女孩，以食指点着下巴，摆出个很没有必要但又很拉风的姿势，“人生嘛，就是一局棋，您走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当然用不到这种服务了，可是万一有劫难呢？您不必努力得香汗淋漓的，丢给我解决就是了，我做的就是英雄救美的工作。”

“你行吗？”辣妹斜睨了包大同一眼。

“行不行要试了才知道。”包大同暧昧地挤挤眼睛，“我可是家学渊源，在这一行，我敢说没人能有我的本事。”

“收费不低吧。”辣妹继续问。

“别提钱，提钱伤感情。”包大同对着一群围着他的女客大方咧开嘴，露出那两颗很有杀伤力的、很可爱的小虎牙，让他的笑容被黝黑的皮肤和雪白牙齿衬托得更加灿烂，“只要给我点工本费和车马费就行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其他女客又是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，包大同好脾气地一一解答，而坐在角落的万里却气坏了。

“无耻的家伙，他竟然冒充阿瞻的表弟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拿起桌上遗落的一张名片。名片是黑色的，四边镶嵌着漂亮的银色花边，上面写着：夜归人周易文化公司，总经理包大同，下面是酒吧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名片的反面写着主营的业务，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大堆，什么算命、测字、批八字、看阴阳宅风水、驱邪避凶、压惊收魂。“他连选个名片都要选个如此花哨的。”

小夏拍拍万里的手，“算啦算啦，干嘛总和他过不去啊。不过也真是的，他还真不见外，连公司的名字都用夜归人。”

“什么公司，就他一个人，办公地点，电话地址都用这里的，明明是职业神棍！”

“现在是两个人哦。”小夏看包大同和那群女客聊得热火朝天，倚在万里的肩膀上。她这回病得很重，总有浑身脱力的感觉，坐一会儿就会累。

“什么，你答应他了？”万里差点站起来，但感觉小夏还依靠着自己，连忙

又坐稳，“你这丫头还真胡闹，和他疯什么啊。”

“也不是啊。包大同毕竟也有点真材实料，我以前遇事总是扯你和阮瞻的后腿，阮瞻又不肯教我，所以我想向他学两招嘛！再说，多赚点也不错啊。包大同说了，只要我和他一起出任务，我什么也不用操心，他就和我三七分账。嘿，这下赚翻了。”

“你还真信他能赚到钱？”

“非常相信。”小夏立起身，很认真地说，“现代人信仰缺失，世间怪事也多，而且你看他，很会做公关工作哦。”

万里从鼻孔中出了口气，没说话。虽然他不喜欢包大同，但不得不承认包大同对付女人很有一套。以前那些女人大部分是为了阮瞻而来，少部分女人是为了刘铁和倪阳这两个小子，而这三个男人相对而言都比较“正经”，尤其阮瞻，对每个人都一样的态度，若即若离的，虽然这样使他更加有魅力，但也确实对生意的拓展不利。长年泡酒吧的女人，有相当一部分是来钓男人的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寻欢作乐的。如果不能痛快地喝酒，快活地玩乐，畅快地笑，那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包大同能说会道又殷勤可爱，说起话来嘴巴像抹了蜜一样，重新开业那天就吸引了大批客人，虽然客人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，但营业额却在增长。阮瞻回来看到这一切会怎么说呢？大概也会像自己那么无奈吧？

万里无力地想着。他不想招待包大同的，偏偏阮瞻要善后洪清镇的事，又要回家乡印证司马南留下的话，结果只好由他来对付这个磨人的家伙。以前他就不喜欢这个嬉皮笑脸的包大同，现在又发现他相当赖皮。小夏的赖皮和他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因为他的脸皮比小夏厚得多！一听说包大同要在这里长住，他就毫不客气地拒绝，哪想到包大同马上抬出了当年包大叔和阮瞻他老爹之间的协议——“如果小辈们有了困难，我帮你儿子，你帮我儿子！”

就因为这个承诺，包大叔在多年前救过阮瞻一命，现在包大同的条件就是，他要在城里开捉鬼公司，等他事业有成了，这个诺言就算完成了。事业有成！说得多好听！可这是一种没有标准可以确认的要求，达到什么程度才算“事业有成”？假如他一辈子事业无成，难道阮瞻就要被包大同粘一辈子？想想包大叔还真不吃亏，他花一天的时间救了危难之中的朋友之子，而后把自己的儿子打发到人家的家里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才离开！

“我老爹不仅完成了诺言，还顺手救了你哦！”

这是包大同甩给万里的话，气得万里差点当场撞墙！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还不如死了算了！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没办法阻止包大同搬进阮瞻的家，还风风火火地真把这么个捉鬼公司办了起来，虽然表面上叫什么周易文化公司！

“跟你们说，我已经约了那个辣妹周末去游泳了。”包大同笑嘻嘻地走过来，把那群女人打发给刘铁、倪阳来对付。

“你不是说你是修道之人吗？”万里挖苦道，“你自己说你只是出山入世，但本身还是道教弟子。你这么大肆泡妞，不怕违反了门规啊？”

“这个你就知道了。”包大同坐到小夏的旁边，“我是龙虎双修，不忌女色的。说起来，我这一派还真人道啊。”他说得煞有介事，让小夏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包大同的捉鬼公司还真的接下了几单生意，而且越来越红火，看风水、批八字、算命，也捉过两回鬼，到后来发现都是人为的，不过包大同并不揭穿，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些阔佬的钱。

“你这根本就是无本暴利。”小夏一边不客气地把钱妥妥帖帖地放入自己的口袋，一边指责包大同的不道德，“你的钱也太好赚了！”

总之，一切还好，唯一的烦恼只是万里和包大同不停地争吵。这两个人加起来都一甲子的年纪了，却还和小孩子一样意气用事，吵得她头疼。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，那么善良的万里就是容不下包大同，而包大同也偏要气万里。每当这时，她就会想起阮瞻，想起他沉默冷静的风度，矜持又骄傲的眼神。而当她一想起他，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凉凉的感觉，痛并快乐的感觉。

包大同捉鬼降妖的本领在所谓的上流社会迅速传开，这使得来酒吧喝酒的人明显增多，而且大部分是男客，开那些贵得吓死人的洋酒都不问价的。

“阿瞻回来会宰了你的。”万里幸灾乐祸地说。由于顾客增多，万里和包大同又都不会调酒，迫不得已只好去做侍应，换刘铁和倪阳两个调酒的二把刀来负责吧台。只有等最忙碌的时段过去，他们才能休息。

“我帮他提高了三倍的营业额，他有什么不高兴？”

“他不像你那么爱钱，他喜欢安静，所以这里的风格一向是优雅、舒缓的，

你看你弄的，每天觥筹交错的，把他的风格完全改变了。”

“那也不能怪我啊，我也是为了工作。”包大同长出了口气，“这年头，繁华的下面那么多肮脏的东西。每个人心里都不安，很多人心里都有鬼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“两位老人家，借过借过。”倪阳调皮地笑着，从两人中间挤过去。

“你这小子，叫谁老人家！”包大同大声道。

“我们每天这样工作，白天还要上课，也没见怎么样。你们哩，才一天，就累成这样子，不是老了、体力不济了，是什么？”吧台里的刘铁一边擦杯子一边说。

“那只是习惯问题，我没做习惯而已。你看万里，他是全体医护女生之花——你不要推我，让我好好教育教育这两个家伙——”包大同和刘铁辩解着，可是万里却一直用手肘碰他的肋下，一连好几次。

“你可能又有生意上门了，还不去看看。”万里不看包大同，眼睛却看着门口处。

包大同疑惑地望去，见到一个女人僵直地站在门外。今夜有雨，可是那女人却不进来，就站在门外向里看，看样子仿佛站了好久了。她很瘦，大热天的却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长裤，黑色的长发也被雨淋得贴在脸上，整个人好像和黑夜融合在一起，只剩下一张苍白的脸和漆黑双目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

“放心，她是人。”包大同对有点发呆的其他三个人说，“我去请她进来，让女人站在雨夜里，自己却无动于衷，这也太没风度了！”他走过去打开门，感觉雨意扑面而来，湿而且冷。

那黑衣女人因他的出现而瑟缩了一下，没等他说话就先开口问：“包大同？”她说得很小声，嘴唇只微微动了动，使得这问话好像是从很远处传来的梦呓。

“我是。”

“帮我。”女人伸出冰凉的手，抓住了包大同的手臂，“求你一定要帮我，帮我把我的老公找回来！”包大同一愣，“那个寻人的话，不是我——哎，算了，你还是先进来好不好？”他一侧身，请那个神秘的黑衣女人进来。那黑衣女人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犹豫着什么，但终究还是一脚踏进酒吧内。她低头走着，随着

迎过来的万里来到酒吧中一个昏暗的角落里，被动地接过万里递过来的一条干净毛巾和一杯性质温和的酒，给人感觉就像个影子一样阴暗和轻巧。虽然是下雨，但毕竟是夏天，而且酒吧内也没有开冷气，可这个女人却似乎很冷，一直哆嗦着，不仅擦头发的手抖着，连喝酒时牙齿也磕得玻璃杯咔咔作响。万里向包大同使了个眼色。他是有意带这个女人来角落里说话的，这是人的心理特征，总觉得黑暗的角落比较安全，在这里也比较容易向人吐露心声。

“请问——”

“我没有那么多钱。”黑衣女人打断包大同的问话。

“没关系，这酒是他招待客人的，不收费。”万里以温柔的声调回答。

“我是说——我付不起包先生——那么高的佣金。”黑衣女人还是低着头。

“这也没关系，他的收费比较——弹性。”万里继续温柔地说，“可以先请问小姐的姓名吗？”

“吕妍。”黑衣女人又喝了一大口酒，好像是要镇定一下自己。

“那么吕小姐，您找包大——包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呢？”

吕妍抬头看了包大同一眼，但包大同却看着万里。这女人就像块黑色透明玻璃一样脆弱，仿佛一碰就会碎，不比那些表面正直、内藏奸狡的奸商，随他怎么折腾都没关系。他可不想在女人面前说错话，而万里是心理医生，和人谈话更加在行，所以还是由万里来询问比较合适。

“我想要包先生帮我找到我的老公。”吕妍见包大同的意思是叫她和万里谈，于是转向对万里说。

“是这样，包——包先生主营的业务呢，虽然看起来比较像是算命批八字的，可实际上还是以周易文化为主。”万里耐心地说明，“吕小姐如果要寻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找警方比较好。现在警方有专门寻找失踪人口的网络，效率比让包先生算一算方位高多了。”

“不是，你不明白。”吕妍一听万里的语意中有婉拒的意思，焦急地解释，“我老公虽然死了，可是他没走！他就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得到。我真的能感觉得到！可是他不出来见我！我只要包先生帮我把他找出来，让我见他一面就好，只一面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！”吕妍说到这里，突然变得很激动，紧紧抓住

EXDHEIHXBOICISTEXDHEIHXORCIST
万里的手,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,痛哭着哀求道,“求你们帮帮我,我只要见他一面,求你们。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,只要剩下我们母子的生活费就好!”

万里和包大同面面相觑。她老公死了?!那么她是要他们帮忙找一个鬼魂了?她还有一个孩子!这是怎么回事?是失去丈夫的女人因过度思念而产生的幻觉,继而胡思乱想,还是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?

“是这样的,吕姐姐。”包大同咽了咽口水,“人死已矣,放不下对亲人的执念,不仅对自己是个伤害,对逝去的人而言,也是痛苦的。”

“可是他没走,我感觉得到。每天晚上,他就站在我的窗户前面,但我就是抓不到他!就算我怎么拼命也抓不住。”吕妍看看自己的手,一脸懊恼和绝望,“他好像——很痛苦,又说不出,我知道他肯定是有麻烦了!我想和他说话,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!”

“吕姐姐,你看这样好不好?我给你老公做一场法事超度,不收费用的。你老公他一定会平平安安到达彼岸,你也要坚强一点,就算为了你的宝宝。”包大同很同情吕妍,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他一直和父亲居住在深山里,尽管学了一肚子道学哲理,也经历过风浪,但他的个性一向很热情,对于人世间的凄惨和无奈,始终无法泰然处之。他平时虽然能说会道,可是现在却想不出什么话来说。

“他一定有事要告诉我。我也有事要告诉他,关于我们的孩子!”

“吕姐姐,阴阳两界非特殊情况是不宜相通的,否则这世界就乱了套。你还是——看开点吧。”

见包大同不肯帮忙,吕妍的嘴唇哆嗦了几下,瞪大了眼睛看着他,好像还要说什么,但是却忽然低下头去,捂着脸哭了起来。她哭得那么伤心,又拼命压抑着自己,结果只发出肝肠寸断的呜咽声,双肩抖动不止。万里一向心肠软,见状也向包大同望去,把包大同的心挤得又酸又涩,过了一会儿,他终于叹了口气,伸手拍拍吕妍的肩,“吕姐姐,不要伤心了,我帮你就是。”

他的话好像一个咒语,使吕妍立即止住哭声,抬起一双泪眼看向包大同,又惊又喜地道,“真的吗?包先生,你肯帮我?”

包大同点点头,“是,我帮你。可是我要说的是,我不保证一定会成功。看

你周身有萧索之气，你老公恐怕去世很久了。假如他已经轮回转世，那么你只有节哀，坚强地面对以后的人生。假如他真的如你所说，一直徘徊不去，希望你见了他不要感到受不了，也不要强留他。好不？”吕妍闻言，忙不迭地点头，用力擦拭脸上的泪水，仿佛以这种行动来保证会听从指示。

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夫妻见面必会徒增伤感，我再问一句，你确定要见他一面吗？”

“是，请包先生成全。”

“不后悔？”

“绝不。”

“那好，现在我先派人把你送回家。”包大同严肃地说，“我猜你的孩子年龄不大，你们母子又是独居，现在这么晚了，不应该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。明天你看什么时间方便，我会带我的助手去你家看看，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行吗？”

吕妍站起身来，神情略有些激动，显然包大同的猜测正确，使她对包大同又多了一层信服与感激，“谢谢包先生，明天我要上班，但晚上六点就会回家。如果不嫌弃，请包先生顺便吃个便饭，七点，可以吗？”

“完全可以。”没等包大同说话，万里回答道。他怕包大同拒绝吃饭的邀请。虽然包大同可能是好意，但吕妍目前心理脆弱，如果能为包大同做点事，她的心情会好很多，所以赴约是最好的办法。

“万医生说了算。”包大同也站起来，“那请万医生辛苦一趟，送吕姐姐回家。”

“不，不麻烦了，我可以自己走。”吕妍相当拘谨。

万里看了一下窗外，并没有车子的踪影，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，亲切地微笑道：“别客气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，还是我送你吧。”

目送万里和吕妍走出门，一直在偷听的刘铁道，“万哥真是善解人意的好男人。”

“我不是吗？”包大同斜了他一眼。

“包包是神棍。”调皮的倪阳学着女客们的声调叫包大同，“不要打我，是万哥说你是神棍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包哥看来真有点道行，你怎么知道她独居，

还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？这能从那个什么周身之气上看得出来吗？”

“什么周身之气！”包大同斥了一句，“只要你细心，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吕小姐的眼神悲伤孤寂，显得有些惊惶，一看就是独自生活所带来的不安全感。她说了，老公去世了，只有一个孩子，你们看她那么年轻，孩子能有多大，而且和我们说话的过程中，她看了两回表，可见有不放心的事。我还告诉你们，她手上没戴戒指，没猜错的话，她很可能并没有和她老公正式结婚。”

“包哥是福尔摩斯。”倪阳由衷地吹捧了一句，“不过包哥，你样子摆那么足，做得到吗？”

“小夏姐说，包哥是用幻术骗人的。”刘铁说，“不过那女人的样子真可怜，我也不忍心拒绝呢！”

知道刘铁和倪阳不了解阮瞻和自己的内情，也知道不宜让这两个大男孩了解，包大同顺坡下驴道：“所以说要以辩证的科学观来看待欺骗，有时候善意的欺骗是必要的，假如能使她得到心灵安慰，欺骗也没什么不好。”包大同边说边走到楼梯处，“可是你们俩要记着，永远正视自己的软弱，问题还是自己解决的好。”

说完，他快步走上楼去。

他要念几遍道教的经文，因为他违背了父亲的教诲，不该答应帮人沟通阴阳。道学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，而这世界上没有比生与死更加自然的事了！

第二天晚上，包大同、小夏和万里一起来到吕妍家。

“她家住几楼？”包大同脚下绊了一下。

“说是三楼，昨天她并没有让我上楼。”万里答了一句，脑袋差点撞上墙边突起的杂物。这里是城乡结合部，离市区不算近，除了平房外，大部分是这种三层高的老式筒子楼。昨晚他送吕妍回家时已经半夜了，这里又没有路灯，吕妍自己随身带着手电，所以没有让他送她到门口。

“人家一个清清白白的女人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当然不会平白无故招惹你这种色魔。”尽管走在这黑暗的楼道中，包大同也不忘随时攻击万里。走进楼里才发现，这栋楼住户很少，又黑又长的走廊两侧，只有几户的门缝下面透出一点亮光，其余全是黑漆漆的。今晚虽然不再下雨了，但是天气很阴沉，楼道里